

岁月凝香

乡村物语

■特约撰稿人 李季

锅屋

厨房在上海江浙一带被称为灶披间，在安徽那边叫灶马头，在军中叫伙房，在皇宫叫御膳房，在我们老家被称为锅屋。

乡下的灶过去都是用土夯实再挖出孔做成的，后来是用土坯垒的，再后来改用砖垒，表面贴上白瓷片，便于清理收拾。不管所用材料如何改变，灶的形式没有变，都有三口锅。外锅一般用来炒菜，里锅稍大是用来蒸米饭、蒸馒头的，最里面的是一口小锅，不设灶门，外面两口大锅生火了，热量自然会通过打通的孔传过去，是专门用来温水洗脸洗脚用的。三个灶呈直角形，最里面的灶通向烟囱。两口灶门之间，无一例外地被挖出一个很小的洞，专门放火柴的。

灶前放柴草的地方被我们称为锅门口，豫中也是这个叫法。临颍繁城回族镇有个村子叫郭雅口，在民间就被戏称为“锅门口”。锅门口冬天可是吸引我们的地方。做饭烤火两不误，晚饭一般就在锅屋吃，主妇们吃过晚饭串门聊天，都是往锅门口一坐，一聊能聊到半夜，直到灶间余烬散完，没了温暖。煨灶猫夜里会躲进灶间睡大觉，到第二天做早饭才会跑出来。

锅门口柴草下有各种各样的虫子。梅雨季节过后，艳阳高照，把锅门口的柴草抱出来晒时，最下面被惊扰的虫子们纷纷夺路而逃，最常见的有土鳖子、蟋蟀、湿虫，甚至还有蜈蚣，这是鸡们的盛宴，一只只鸡都被撞得走不动路。土鳖子可以治跌打损伤，哪个孩子爬树摔着腿和胳膊了，大人在锅门口翻找出几只土鳖子，煨汤喝，很快就能让孩子好起来。

锅烧久了，锅底会积累一层灰，影响受热，十天半月会揭下锅，把锅底灰刮掉。灶里的土经过各种柴草的烧烤是可以入药的，专治胃病，叫“龙骨”。我在临颖生活的时候，曾有个老中医给我开过，那时候土灶已经很少了，单位门卫老魏叔跑回老家才给找来。

锅屋里发生过很多笑话。有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就是说话大舌头，我们称之为“禿噜子”。因为有这个缺陷，亲事成了问题，越拖年岁越大。这次媒人又来提亲，去男方相亲时，媒人一再交代，去了之后千万别说话，姑娘果然很听话，去后，男方的人问什么都是笑笑不说。男方的家人觉得很奇怪，怀疑姑娘是不是哑巴。后来，做饭的时候，姑娘到厨房帮着烧火。男方的母亲为了试探姑娘，拿起箬篱去水缸里舀水，箬篱被我们称为“捞箬子”，是在锅里捞丸子、饺子用的，根本不可能舀出来水。姑娘一看急了说：“捞箬子不能舀水喝。”因了这句话，亲事又黄了。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傻姑娘走亲戚，觉得亲戚家的米稀饭很香很好吃，问是怎么做的。亲戚说是用牛粪烧的。牛吃草，牛粪自然被人们做成饼状贴在墙上晒，晒干后可以当柴草用，而且因为耐烧，煮出来的米稀饭格外筋道。这个傻姑娘回去后煮米稀饭时，把牛粪直接扔进了饭锅里，结果自然可知。

人在旅途

颜色记

■陈思盈

记得一位作家写道：“瓷，有一种古意，是穿在时光颈间的一种东西，慢慢就旧了，有着时光的暖意。老瓷片上的暗黄，有落魄的荒意——是不是当年他挂在她颈间的？在晚秋的时候，坐在美人靠上，他握着她的手，有些微凉。他就要走了，出远门去。从去年，陌上花开，再也没有回来。老瓷片终于老了，老在她的颈上。”

我喜欢充满古意的器物，喜欢瞬间变幻的颜色，喜欢以土为火、以火为魂交合而出的瓷器，它们闪烁色彩与光泽，与人共老，总让我想到地老天荒之类的字眼。

—

在我的包里，我经常掏出一些不知名的小东西：干掉水分的绿叶子，褪掉颜色的小花，有时还会有白色的石头、紫色的糖纸、孔雀绿的幼儿园奖牌朋友的小贴画……这些，都是儿子的宝贝——宝贝嘛，自然得送给他亲爱的、最爱的妈妈！这些小东西，常常让我为难——扔掉还是保存？自然，拒绝不了这柔软之爱的我，大都会将它们找个盒子装起来，仁存这些零零碎碎的爱，火零为整。

自从学习画画后，儿子会经常问我最喜欢什么颜色。我的回答自然是紫色，其次是白色、天蓝、草绿。于是，儿子的各种爱的心意也大多充满了这些颜色。

我从小就喜欢紫色，各种紫色衣服、饰品、器物充盈着我的生活。最好是在紫罗兰的那种紫，薰衣草的紫也是很好的，即使是在最叛逆的青春期里，自己的衣橱里也是拒绝大红大绿等鲜艳色彩的，但在灰黑白之间，闪瞳最多的便只有紫色了。

那件紫色一字领的小洋装上衣，是在深圳沙头角的一家服装店里买的，那是到南方打工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所买，多少年过去，我依然留着它，这是漂泊的见证、青春的底色、生命的律动；那串淡紫色的手链，是曾经的白衣少年所赠，那时，他喜白，我爱紫，总以为这两种色彩配在一起便是绝美，即使是后来各自天涯，那风中的一缕白和从岁月深处透出来的紫，依然浸透了岁月的余香，那是初恋的涩与青、苦与甜，是年华的漂白剂，无论何时，它都是那么生动；抽屉里那本紫色封皮的锁钥日记本，记载着多年来我所写下的诗行，那些为赋新辞强说愁、花自飘零水自流、为伊消得人憔悴，是那么灵动，是自己曾经摇摇晃晃的生活脚步，是曾经付出了心血年华，是曾经为了那个幼稚少年而错的一遍又一遍；衣橱间里那一件我常常想穿哪件就穿哪件的紫色长裙、长衫，是人到中年后的淡然和满满的安全感，不用再为了一件心念念的衣衫而盘算好些年，多年来的奔波与坎坷，为自己铺就了一条厚重而坚实的人生之路，它让我穿着尖尖的高跟鞋走在上面也不会摔倒，更不会像初入社会时那样常常头破血流。这一件件紫衣，是岁月的馈赠，是付出努力后的收获之果，是心灵充实的梦想之花。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新盖了房子，厨房也是新的，在主房的东边，一个单间，三面是土墙，一面是篱笆墙。南墙的屋山上留了一个巴掌大的圆洞，一束阳光透进来后，照在墙上。中午放学回来，在厨房等饭好的时候，我经常观看北墙上那个巴掌大的光斑，并用小铲子在墙上划下它。光斑移到哪里就划到哪里，那面墙被我圈出了好几排圆圈。这几排圆圈一直保留到1993年拆旧房盖新房的时候。新盖的厨房是两间，一间放杂物，一间当锅屋。锅屋里面锅门口的那面挡柴草的矮墙垛，还是我用砖头垒的，有些歪斜，不知道这歪斜的墙垛，如今还在不在了。

缸

多年以前，缸在我们的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如水缸、面缸、米缸、粪缸，吃喝拉撒，样样离不开缸。水缸放在厨房的灶台后面，方便做饭、洗刷取水。上面盖着面板，和面、切菜、剁肉，就在面板上进行，水缸经常被敲击得“梆梆”响。夏天，水缸的表面会沁出一层细小的水珠。因为缸内的温度低，水缸成了天然的冰箱，每天的剩菜、剩饭就放在小瓷盆里，漂在缸里的水面上。河里涨水后，在河边捉回来的活鱼，两天吃不完的，也放在缸里养着，这样一来，一缸水都成了鲜鱼汤。冬天，水缸里会结冰，舀水时，要用水瓢轻轻把冰砸开。随着水位的升降，缸壁上的残冰会积累好几层，鲜明地显示着每天水位的变化。保持水缸里每天都有水，是孩子们的任务。村里有限的几个压水井旁，餐前饭后总聚满了孩子和水桶。把水桶里的水往缸里倒的时候，是需要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提着桶合力抬起来的。水倒进缸里，激起微小的漩涡，孩子趴在缸沿上，在这渐渐平息的漩涡里寻找自己慢慢清晰起来的影子。

作为家里的小粮仓，装粮食的缸一般来说比水缸要大一些，它们被放在堂屋正对大门的条几两边，还有卧室的墙角里。粮缸的大小和多少，直接反映着这家生活的殷实程度。这些缸上无一例外地盖着木拍子，其实就是盖锅的锅拍子，拍子上还放着酱盆、竹篮、麻绳、水管等杂物。在我们乡下，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那就是，麦缸和稻缸还有着保险柜的功能，家里的存折、现金甚至老一辈留下来的袁大头等贵重物品，大都会被包在塑料袋或红布里，埋在里面。小孩子捉迷藏也会往这里藏。

粪缸大多埋在屋后的地下，用一圈竹篱笆围着，蹲厕所时，可以透过篱笆，欣赏周遭的竹林、树木，真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西东”，可谓“蹲在竹篱下，悠然闻鸟鸣”。

几时的记忆中，路上经常走着卖缸的架子车。通常是好几辆，每辆车上都装了七八个缸，缸口朝上，用麻绳紧紧攀在车架上。拉车的人，都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穿着或灰或蓝的粗布衣衫，走累了，把车靠在路边，往地上随意一坐，从车把上的布褡裢里取出厚厚的干馍，慢慢啃了起来。这些人是从南山那边过来的，南山有个专门烧制缸和瓮的村子，村名就叫“老缸窑”。小时候，我们去南山舅舅家，坐在客车上，经过老缸窑时，可以看到路边一排又一排的缸，层层叠叠，交错着擦在一起。慢慢地，这路边的缸越来越少，终于一个也没有了。

缸是老照片中的景色，随着老照片的褪色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司马光如果再投胎转世，他能砸什么呢？

柴草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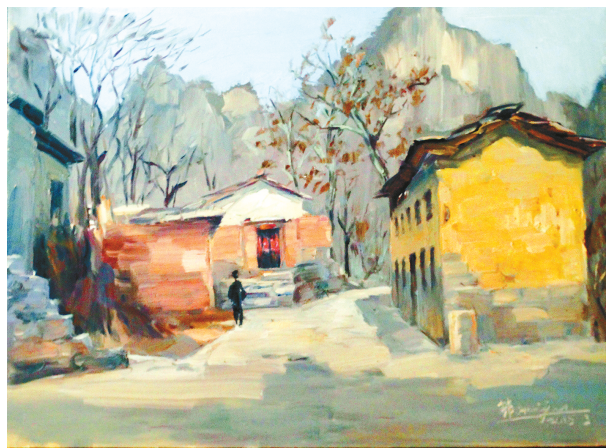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过去烧地锅，柴草是必不可少的燃料，家家院里都有柴草垛。柴草垛的底部是四个大树根，树根上撑着粗壮结实的

树棍，然后是细小的树枝，上面是稻草、麦秸草或甘蔗叶。顶部像帐篷，下雨了，雨水会滑落下来，不会淋湿下面的干柴。这种帐篷挡急雨还是可以的，遇上连阴天就不行了，雨水还是会渗湿干柴。雨后天晴之后，要拿着叉扒开柴垛，翻晒柴草。太阳升到中天后，摊开的柴草上氤氲着一层白雾，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潮乎乎的水汽。吃过午饭，雾气消失后，再翻晒一遍。傍晚时分，把柴草垛重新搭建好。平时烧柴，就是从中间抽取。有经验的主妇们，从四面挨次抽取，柴垛始终保持不偏不斜。毛糙的孩子抽柴是胡乱抽，只图抽得快，常常把柴垛抽斜。

以前，我们种稻子、小麦，有稻草、麦草可以烧，后来改种蔬菜瓜果后，燃料稀缺起来。暑假，我们几乎每天都顶着草帽、挎着篮、拿着镰去河滩上割草。河滩上最多的是巴根草，一扯能扯出几米长，烧着也好烧。割下的草就放在沙滩上晒，累了、热了，我们就跑到河里洗澡、玩耍，玩够了，草也晒干了，轻轻松松挎着草就回去了。后来，家里种杨树苗，到了秋天，每晚放学后，我都要先去树地扫落下的树叶，再拾回去，可以烧一个秋天。

冬初，为了利于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那些乔木的生长，大人们砍下树上旁斜的树枝，劈成柴，晒干，码好，留着取暖和做饭。我喜欢下雪的日子，男人们在炭盆边打牌、喝酒、吹牛，女人们在炭盆边纳鞋底、做针线活、闲聊，孩子们在炭盆边烤花生和瓜子、炸玉米花，那真是乡村最温馨的场景。

柴草垛像面缸、米瓮一样，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事。白天，大花猫就睡在草垛上，母鸡们在垛下的草窝里下蛋；晚上，柴草垛默默地立在星空下，守候着静悄悄的小院，守候着一段又一段静悄悄的时光。



油画 乡村物语

韩慧璐 作

瓷美学的新境界，为元、明、清时期出现的釉里红、鲜红、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名品奠定了基础。

曾经，很不喜欢红，各种各样的红，但因这一抹“钧红”，我明白了，人开始一直拒绝和讨厌的，或是觉得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这是经历过人世沧桑后的另一种窑变。

当岁月沉沉，凝出人世之香，褪去那薄薄的青和涩，红也是我最顶喜欢的一种颜色，但紫色一直是心头好。

那天，在神屋古镇，为了寻觅那一抹我甚为喜爱的“钧紫”，我脱离了采风团队伍，独自一人，在微雨中，不撑伞，像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女子，在迷恋的器物中流连。我一家家淘着，搜寻古意。

这古意，像一条五彩的丝线，将我串在瓷的历史演变中，让我穿行在色彩的长廊中，一点点走进钧瓷的神秘王国。

三

穿行在瓷的王国里，眼前的五彩斑斓让我想起了2017年，我曾到一家生产饮料的企业参观的情景。

我在绿意盎然的阔大厂区里穿梭，在现代化的生产线上旅行，或流注，或品味，目睹一个个或蓝、或绿、或红，或黄，或白，或紫的水果，经过一道道工序、一场场梦幻般的催眠，最终成为一瓶瓶或细腰纤纤，或憨态可掬，或敦实可爱的可口果汁。

这也是一场场的窑变吧？

将果实从原产地被直接采摘后，经过源头企业加工处理后变成果汁，再被放入特殊装置，将水分完全蒸发后留下原汁，这样就能保持果汁不易腐败，也不用添加防腐剂。原产于美洲的蓝莓，是越橘酸浆植物这个大家族中的一种，能增强视力、消除眼疲劳；促进毛细血管微循环，滋润皮肤，美容养颜；消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力等。这深蓝色的小果实，在生产线上经过一番旅行之后，从一颗颗圆圆的小果子，变成为我们喜欢喝的、蓝紫色的汁液。

一颗智利樱桃的中国之旅是从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南100公里的兰卡瓜开始的。樱桃就是英文cherry的音译，谐音为cherish，意指珍爱，是一种特别可爱的水果。智利樱桃外呈暗红色，果实硕大、坚实而多汁，清香可口，甜美细腻，被誉为“水果中的钻石”“水果公主”。成为果汁后，这红色的、血一样颜色的汁液，带着丰富的铁质，让更多的人因为珍爱而深爱，因为可爱而钟情。芒果、苹果、梨子、葡萄……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在生产基地里参加一场场水果的盛宴，融合、交流、狂欢之后，褪去旧貌，换上新颜，三五成群，手挽手、肩并肩，乘坐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奔向东西南北，或寻找自己心仪的睡美人，或追求梦想中的白马王子。

这一场场窑变，虽比不得“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却也是一场场的生命轮回与色彩的再现。

四

人生有四季，春的红，夏的绿，秋的黄，冬的白，如人生来是一张白纸一般，属自然色；而在人间走上一遭后，每个人都由自然色变成了复色，不再单纯——你看，就像那人窑时的窑匠，一样的质地，一样的手艺，一样的匠心，出窑时却是颜色各异，那在高温中煨烧的过程，不正是在滚滚红尘中活着的我们吗？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公益讲座预告

公元817年秋天，唐朝宰相裴度来到漯河郾城一带，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裴度面临着重重阻力，来之前差点被叛军刺死，他不仅无所畏惧，还主动请战，敢于担当；他调查研究，出以亲身。毛泽东同志在读《裴度传》时对此给予肯定；他知人善任，身先士卒，大胆革新，指挥了“李愬雪夜入蔡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知名战役，终于平定淮西叛乱，进而又平定其他地方叛乱，使唐朝重新走上了统一，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政治局面，郾城也与唐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和裴度一起来平叛的还有唐朝文学家韩愈，唐末宰相、“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人物李宗闵，拥立唐穆宗、唐文宗的著名宦官梁守谦，唐朝大将李光颜等。

想了解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吗？那就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吧！

在党的生日到来之际，2019年6月29日（周六）上午九点，市委办公室张翠华女士将以《从裴度平定淮西叛乱谈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为题，在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为你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张翠华认为，结合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性，更加体会到“天下事莫不成于才”，面对“干事创业敢担当”这项具体的目标，我们更应该从裴度身上学到那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优秀品格。作为漯河人，我们在这段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的同时，也可以骄傲地说一声：裴度来了！

全公益，全免费。前50名到场人员有精美书籍免费赠送（以签到顺序），活动结束后有抽奖。敬请期待！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上面为群二维码
参加人员可以扫码入群报名

诗风词韵

四支渠

■翟奎奎

四支渠是幸福渠的一条分支
自南而北贯穿家乡
春天里照耀的茅芽追赶的蝴蝶
夏天里潺潺的流水不眠的蛙群
像父辈们夜晚纳凉时
散落的星子般的故事
那时候，小伙伴们坚信
蛇死了一定要身首异处
癞蛤蟆即使被砸扁在地
只要放进四支渠里
一样能死而复生
我曾亲眼看到
一个小伙伴在四支渠里
将一只癞蛤蟆开膛破肚

触目惊心

如今的四支渠
小伙伴们已很少回去
青砖和水泥拱桥依然矗立
雕刻着的农业学大寨的字迹
是它曾经的丰功伟绩
很多个日夜，我常想起四支渠
想到被小伙伴捉住的癞蛤蟆
如果童年的认知是真实的多好
如果我是一只癞蛤蟆多好
我便可以无视这世间的苦难
只是偶尔回乡的日子
行走在四支渠
年少时的那只癞蛤蟆
我再也没有见过它的足迹

人心（组诗）

■马文

幻想

幻想是心的天空，五彩斑斓
现实是心的翅膀，负荷有限
能飞多远，就把目标定多远
不要让翅膀，承载着沉重的负担
一味恪守幻想的天空
即使勉强飞到，也是绝望

抉择

是善是恶，是真是假
是美是丑，是错是对
一念之间，覆水难收
心动是你的权力
但不是你的专制

别样情怀

回乡偶感

■张虎伟

舅伯去世，我回老家送丧。入村之后，我看到许多家闭户封窗，人去院空，油漆剥落的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烈日暴晒的屋顶上面飘摇着疯长的杂草。除了老弱妇孺，已鲜见年轻人，表哥跑了几个大队，才招呼到六个抬棺材的劳力。

老家显然已经“空巢”了！我心中涌起了阵阵酸楚，“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园荒杂草生”，我的家乡也成了这样！小时候，总觉得村里到处是人，一堆儿一堆儿挤在一起，或闲聊唠嗑、话家常，或吹牛皮、瞎抬杠。皱纹满脸的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衣，袖着手、缩着头，倚在土墙上晒太阳；妇女们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叽叽喳喳你长我短，不时爆发出一串串银铃似的欢笑；儿童你追我赶，嘻嘻哈哈，童音盈耳。当然，还有饭点时，各家女人拉长了嗓子呼唤小孩吃饭的声音，悠长悠长地在村里飘荡；或是偶尔谁家媳妇与婆婆吵架，哭天抢地的说理声、掷地裂石的顶撞声、声调翻倍的训斥声，引得半村人都夺门而出看笑话。那时候，谁家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是很稀奇的事情，如今，大家都稀奇谁家年轻人窝在家里不出门。那时候，几亩贫瘠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如今，即便土地肥沃了，几亩土地的收入却不够一个人的花销。那时候，很少有离别乡愁；如今，处处是别离的苦痛。那时候，父母在，不远游；如今，父母在，游千里。

不知谁说过，有故乡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了。我还是幸运的，至少故乡还在，只是记忆中的故乡，只能作为故事向子女讲述了。